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七

秣陵 焦 竑 輯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岳字焯谷，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

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噲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恭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恭傳旨召國師領占竹子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

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比嶽乃在京南公言比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二年卒贈少保諡

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公父子始文集  
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  
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割腹裏之地  
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  
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  
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安塞德勝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  
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  
不下數十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挑  
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僭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處，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法○臨○陣○退○縮○反○隳○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  
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宜○府○  
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  
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  
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  
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  
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比○或○有○警○彼○未○可○  
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  
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齋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下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徃徃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褻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夫坐勝之機蹈履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進乎謂矣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邊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

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掇此實寡謀故  
謂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  
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  
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  
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  
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  
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徃其他可  
知徒使下弛兵機上墮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

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間米豆，必令運貯灤、閔、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比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如導滌。漕河務在。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自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專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秦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傅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



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  
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  
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  
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塩八千引。粥兩淮。准給  
中官塩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  
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  
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  
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  
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  
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  
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  
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  
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  
羨銀額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  
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詔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  
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  
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  
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

爲東官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常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劍邊蒙大夏敬抑紉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瀾破侵占城地西路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開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寡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憚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鵲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領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祇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常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舟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管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員甚。擢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糶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

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辯復不許既廷謝上御懺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罔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瑄亦以材見知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瑄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欽珊亦從傍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



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

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

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

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

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

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因又不止此且

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

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

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

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

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標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倉城樵採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五世廟神乃置制之繼承又安能遽削今

傳之微矣。主亦未能遠也。

必令庶如鄧原參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  
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  
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  
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  
恃夙貴耻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  
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  
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  
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  
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  
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  
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  
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  
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  
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  
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  
珊賞賚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  
一日召對良人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  
鄉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庶且屬

毋廷謝恐它人毀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糺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患者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謂冊卿何以亟求去冊不敢對大夏爲言冊實病且用

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常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

留客堅客且爲強留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

遊幾已露時戴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

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

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郅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此而諧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上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濬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爲解之又瑾所使使誦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

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  
贏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  
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鄭端簡曰修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

五督工者訴上

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

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下溫旨勉留尚

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

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

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

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汝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

論國事。豈改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額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



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奔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

曹則耿裕倪岳俞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  
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  
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  
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  
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私不脛，蓋以才力勝。大夏仁  
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  
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纒  
鈿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  
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滌

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音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木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卽如草堂何處。

無祿食醜網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管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

御史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冀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於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

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帷。公年七歲，卽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奏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濬殺木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回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

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女病且革儼衣冠掛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賞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察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木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



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

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

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

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

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

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

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

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待  
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  
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  
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絃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堅  
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  
郎南兵部尚書 恭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  
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  
繞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

開中引鹽二典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兔舞唱角觝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爲浮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靡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整粉葢醜，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闕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縋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上召動地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恩同寧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李文安公

事

茂陵

奉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論  
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  
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  
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  
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  
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夤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  
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  
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  
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五

玠薦公學優才瞻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劓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  
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休金且議上章直詣言官瑾聞  
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瑾  
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  
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  
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  
爲賢且習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  
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樞嘉靖中爲工部尚  
書諡康懿庭樞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熾亦爲



南京尚書禮部機與爍三世皆爲祭酒爍孜孜不倦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爍皆宜諡文庭機文康爍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逸異其文

曰此生文章經世、非、宜、舉、業、六、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  
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  
晉、九、載、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潘、臬、中、  
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  
國、子、祭、酒、不、數、月、愛、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  
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  
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  
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  
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  
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邇、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

聞 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公。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獻，繇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手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威囁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

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  
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  
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恪。峻拒請托。豪貴者  
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  
握手。遊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并逮公。同繫  
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  
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  
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  
今、新、此、半  
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  
解。甲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

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卷集四卷，游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有

茂陵

卷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伴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特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特

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且從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饑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譖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

官直諫之言無出上達雲鳳臺，辱薦藜藿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獺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言公忠義，庶筭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廷夢

奉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  
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  
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關陝  
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  
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飢殍盈路、惡氣薰天、  
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  
徇專事、滕蔽民飢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  
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  
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  
及科道、廉能官、分賞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

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飢  
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  
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冀  
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禱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  
禍而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教辨氏之教惟誕  
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  
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  
府窋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綠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學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

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妹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後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後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錠

輪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  
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兩雪震電引咎疏  
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聞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  
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  
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  
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克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  
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  
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  
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  
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

乞減齋醮清役吉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成逸欲  
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 教皇帝在青宮 上  
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  
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  
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  
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  
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  
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  
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  
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克講讀官其

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克副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宜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魁褒表賢老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乎之一省以安民

至今追頌、時寧燕人貪猾、竊枝害、取祿米過倍、官校采奪  
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春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  
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瑠瓦、  
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儿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  
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  
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倚、斲力辭不赴、四川  
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  
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从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  
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闕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  
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



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  
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  
猶在終曰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  
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  
故大臣交忌旨下請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  
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  
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褻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  
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  
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  
火藥方手書與南頓都御史王守仁總令討賊時直

官交薦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卽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莫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

熱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  
臣坐講故事、以廣上德、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  
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  
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  
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  
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中  
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  
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  
外、而不行于內、今雖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  
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  
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  
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  
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  
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  
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法  
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上不  
聽、案宦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  
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倘

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鞠訊大盜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鞠刑之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成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味取諫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

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遭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嘉靖二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承嗣、承宣、承勳，皆士。承其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工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騷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瑤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纜。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論降徙賊王奇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  
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興廷舉總制俞諫  
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  
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  
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  
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  
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  
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堡百八十一所屯  
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隄樹木

爲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  
臺、轉、南、京、刑、部、待、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  
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助、驕、縱、剪、其、羽、翼、助、慝、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  
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上、魯、番、奪、我、哈、密、搖、河、  
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  
頗、戢、公、奏、裁、各、營、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  
勇、內、府、衛、軍、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  
賸、民、膏、血、大、蠹、衆、東、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



一旦剪剔去騰驥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  
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  
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徃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  
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徃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  
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上  
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  
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  
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教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洲令有聲入拜南京洲

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叅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裘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誌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王

獄廷議白承勛在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  
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  
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惹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  
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繞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庶禦  
清鎮楊鎮兵闕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  
河道而身負奮鍾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  
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  
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員役數千、承勛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

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數  
兵部瓊爲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  
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  
官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燧  
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  
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克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  
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  
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  
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  
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

傳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  
瓊才之威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  
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  
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  
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  
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  
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  
已赦出之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  
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  
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比、邊、虜、覘、商、人、過、輒、入、  
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  
築、塹、虜、旣、阻、塹、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  
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  
郡、諸、生、闢、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酸、張、甚、過、蘓、常、廷、曳、  
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  
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遂、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  
部、尚、書、監、選、見、完、口、是、故、擊、闢、人、者、耶、權、御、史、當、已、而、爲、  
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盜、前、後、

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詔逮下獄。庾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恭遊擊將軍邵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



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  
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  
偶語叱叱聲若雷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  
澤至則大陳軍容偃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  
行法建燾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  
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鏃挑劉  
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  
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微賊而賊隨劄隨脇聚燒  
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  
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  
北就達鞏厄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泊  
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  
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  
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  
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洪  
鍾孳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菴不復能將詔  
澤克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  
弩箐棘中澤分兵搯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  
且盡

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  
事急獨身跳騰之卒不獲

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以

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媠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子緡幣二千銀楮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掇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  
任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  
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  
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勸士卒繕壘堡補  
繫番謀巴思等殺之上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  
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  
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歷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  
疇率兵拒戰除詔番歸師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  
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輪戍天  
下寬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酋

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  
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  
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  
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  
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  
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卷先生但聽忠言免  
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弁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檀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濟中表兄趙元堆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

世殺七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  
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  
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  
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  
黃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勒索賂土夷土  
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土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  
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  
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  
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  
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諷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忝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群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九歸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潛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憇恩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克、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請奸亦懼。公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母文喪歸。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府稱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  
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略、大爲  
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與廩歸、無幾召理  
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鄭端簡曰、公  
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  
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  
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客與南海  
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  
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客上急、發疏制置極  
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大業爲將、牙、大業、擁帳內徙歸

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亦朮與之易哈密公  
議曲先循本中國鵬摩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  
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徃徃以珍奇  
陷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  
以勞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  
謀先盡復瓜沙羽冀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  
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  
恫喝中國懸諸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  
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  
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  
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恭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  
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體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  
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  
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  
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勿讀書不大了父亦棄之  
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  
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  
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  
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  
事繼曉曰雖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既到  
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  
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半

秦陵

康陵

永陵

王

公名吳關中人長身曠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  
尋以御史時論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  
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  
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  
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鄂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

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攸

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  
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  
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  
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  
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  
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  
射深入賊爲主或逆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  
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  
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  
犯松潘蜀大震吳招上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



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琪筠樊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  
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  
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規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  
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  
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  
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  
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八

秣陵 焦 竑 輯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旣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

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  
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  
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  
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  
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  
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庶幹益有聞、十一年  
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  
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  
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  
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

關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疏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借總制。伍公往平

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錡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蕪，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諸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黥黥弗了也。』既而

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

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司○農○行○考○察○錄○獄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

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

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

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

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

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

朔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

所司警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

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

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牧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上，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詈不已。公頽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

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闕出入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子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子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恣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贖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劄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玗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屬  
關內飢。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  
異。公曰。堵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  
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  
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  
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  
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  
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容  
白吏部。盡選才。庶克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  
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闕內府所徵多清典式，不受。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蘓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真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話，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寶室，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卽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餽居深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蕭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餓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寔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穉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

已乃請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屏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戌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

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  
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  
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  
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  
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  
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  
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  
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令十  
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

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照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番舶進貢交易之法，不傳役。十年，嶺西徭獍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

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二年卒。年

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  
飲、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  
定力、鮮儻、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  
痺九元、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  
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  
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共休戚、而  
徒欲以武健警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  
卽荆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揚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  
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

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  
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  
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  
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  
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濶達精於吏  
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  
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驛彭公澤領兵  
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  
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  
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諂謾繼廖山鎮公故不爲禮有  
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  
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  
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鑄三階  
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

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䟽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塩自食苦邏卒寤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馮儉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

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承錯事  
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  
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朝裁  
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歛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  
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輟車徧歷州郡跋涉  
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  
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  
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  
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  
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  
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  
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  
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骹骹狗人苟  
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謔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  
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  
均敬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  
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  
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葛不  
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  
困以死乃迎葛養于家死爲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  
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  
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賞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  
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  
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  
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  
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  
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璵，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鮮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

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  
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  
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紆賦，與民休息。縣大  
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  
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劉瑾者濠  
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  
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  
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  
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  
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甦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涪頭增闢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

于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堰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郎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驕。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審武弁。至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卽承。

德意悉獨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疏  
瑤河圓明園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  
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 一廷試克讀  
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  
銑倡議復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  
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  
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  
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

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瓊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薦閩外鉢和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閩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蕃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己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

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己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間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廕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

國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己意、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

保、賜諡襄敏、仍廢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涸器亦自浣滌、與鄉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窆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公爲人澗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樞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葢，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

辯聞者心慙、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旣窳達、不拘謗、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旣已心安、公益務

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衿公惻然曰邊人苦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尹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

下疑阻及之宜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  
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  
衆固甚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  
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  
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  
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  
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  
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  
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  
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闔域晏閉邊甯綏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媿媮。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官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

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錢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教，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

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褻譎，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躡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憚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庶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漢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漢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堂

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殿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鞠。

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既重。

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

行殿，口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淡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

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

遂寢其議。廷論黜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

校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

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

癸卯，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遺，無。

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  
自任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  
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  
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  
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  
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  
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  
尤獎拔寒峻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  
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  
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拜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蓋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亂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

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象、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徵詞、與旨、參機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糶餉、值湖北叛、苗鎮、算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

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切中隱挫，劔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候，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壹壹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卽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竝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餽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



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蘓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儻、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慮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

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  
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  
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  
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  
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  
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  
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  
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峯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公名公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勸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終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命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於

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諭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旣又

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  
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蘭鎮閩廣  
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  
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  
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  
鄭曉執法終是自慕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搗一  
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  
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  
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  
履淳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

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辯。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十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膳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  
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  
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  
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驛養病巳亥卒年六十有

七計開 上震悼久之 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充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  
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  
小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  
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撻揚側陋薦進之徃徃從  
田間躋華廳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其開府山東議班操獨積逋減馬價著爲絜令時蔣大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  
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  
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  
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  
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  
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暮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  
所甄敘群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

平、主、用、功、在、此、得、力、亦、在、此

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厥校偵部事公慮其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闕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

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俛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贓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裨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放。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忮。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蘓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万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椽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歷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  
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  
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公自爲䟽上之，弊  
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  
難也。邑多輕俠爲盜藜，公把其宿負，緝之伍，而討以軍令。  
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  
乘公入覲，囓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  
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柎爲具享令，令不時  
至。柎拒戶，嫚罵令，恚中。柎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  
高貴，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柎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命祠邯鄲故出魏郊

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嘯喈不能剖臺以屬公勸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君

嗚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上從公議。神宗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項賜聖母寶鏡。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



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在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鳩國朱熹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構得 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登

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岡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  
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  
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諠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  
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諠言官又遺書止之張  
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諭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  
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  
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  
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  
文致江陵罪以達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據  
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

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屬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質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闕者無入中涓書時。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廷推舊制。毋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殿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庶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噴噴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懇神霽威，日第及三舍，不佞延也。翼日果藝三楹，嘗渡江，  
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湏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  
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  
手不親衡石，飯無罄，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  
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墜家  
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  
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庶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廕于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  
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  
慙懃謝之，其後在事，過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討公推陳掌河南道  
言論相懼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剗邪正遠識高節天下  
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  
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宿隙者必  
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  
冤抑公一聞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  
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誠獲化之巾甲如也訢訢如也平  
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  
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  
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